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09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不懂母亲

四川金堂杨力

微情一刻

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,为了外出避暑,我想让母亲同行。母亲说算了,她腿脚不利索,视力又不好,怕影响我们的游兴,听罢我也没再坚持。

多年前,母亲脑子里长了一颗血管瘤,慢慢挤压神经,导致眼睑下垂,直至一只眼失去视力。转眼母亲80多了,腿脚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活,走路、视物都得小心又小心。几年间每逢节假日,我们试着请母亲同游,母亲总是以种种不适婉拒。

到了国庆,弟弟一家打算去久违的动物园游玩,打来电话请母亲同行,母亲竟意外答应了。弟弟一家开车来接母亲时,我们搀扶母亲上车,叮嘱她少走路,身子不适就多休息。

车子开动时我有些恍惚,当年去省城读书,母亲送我上公交车,她嘱咐我去学校要多运动,有什么需要就给家里说。那时的母亲正值中年,嗓音清亮精力充沛。一切都仿

佛如昨,但今天的我变成了中年,母亲却已至耄耋。此刻我多想岁月如小车轮子,转得慢一些,再慢一些,让岁月的光华在母亲身上多些停留,最好能让母亲再回到那个精力充沛的年代。

那天,考虑到假日拥挤,我打电话询问母亲身体如何。弟弟说,母亲既不喊累也不担心视力,还一个劲往人堆里钻,像变了一个人。

弟弟还发来一段视频,母亲趴在围栏边,围栏里一群猴子正在打闹,它们习惯了被看稀奇,并无太多兴趣理会游人。游人渐渐走开,围栏边只留下母亲孤零零一人。但母亲兴致正浓,竟一刻没转移视线,她一只眼的视野是不是看清了猴子,没人知道,但我能揣摩的是,母亲想尽力看清它们,或许在心里她已经看清了它们,那是母亲多年前的记忆,就如同青春岁月一道,在母亲的心

中复活了,她又回到了那个嗓音清亮精力充沛的年代。

那晚弟弟送母亲回来,母亲确实像换了一个人,并不用人搀扶,从车里一头钻出来,步履轻捷,仿佛眼前一片坦途,走起路来毫无障碍,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。我问弟弟,这是那个腿脚不利索,日显老态的母亲吗?这是那个视力不好,总怕外出会影响我们游兴的母亲吗?

其实都不是。再苍老的年纪,心中也会驻着一个青春的自己;再沧桑的日子,心中也会向往绚丽的光景。母亲确实老了,但母亲心中更有渴望,她渴望被人理解,渴望与人交流,渴望融入社会,渴望儿女们懂她,陪她聊天,陪她散步,陪她聊些过往,再畅想一些未来。但母亲的心,又有几人懂得?

但不管怎么说,下一次出游,我们一定要再让母亲同行。

黄老太与她的猫姐

辽宁大连郭义海

据说一只家猫能活十年八年就算是到了老年,而这只被称作猫姐的老猫却整整活了21年。猫姐的主人是黄老太,她说俺家这只猫要是跟人的年龄相换算肯定是超过百岁的大寿星了。说起来黄老太喜欢养猫是有遗传基因的,因为她的老娘生前就特别喜欢猫。

21年以前单位的工友送给黄老太一只小白猫,因为这是只雌性猫,她就给这个可爱的猫咪起了个猫姐的雅号。黄老太说不光是超过人性,猫也是通人性的,俺们家的猫姐就是典型一例。家里多了这么个新成员,全家人都喜欢得不得了,在黄老太的调教下猫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
猫姐的吃喝拉撒睡都是挺讲究的,不随地便溺就是猫姐的一贯做法,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,猫姐从来都是自己去卫生间,如果厕所门关着,它就会一边叫一边用爪子挠,厕所的地漏位置就是猫姐的方便之处,排泄完了,主人用水一冲也就干干净净了,因此黄家从来都不使用猫砂。要说吃食物,猫姐最大的优点是不偷嘴。老话说是猫都吃腥,可是猫姐吃腥吃得光明正大。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做了焖大虾,饭后黄老太只顾着和客人聊天,就忘记了顺便款待一下猫姐。剩下的大虾摆在厨房的盘子里,猫姐见到后也是馋得要命,然而尽管垂涎欲滴,可它趴在旁边却严守纪律。等到黄老太和客人看到这一场景后都笑了,于是主人赶紧给它犒劳了一下。

猫姐睡觉常常是和黄老太同床共眠,丈夫说她,你对猫比对我都好。冬天怕猫睡觉冷,黄老太竟然给猫姐缝制了个小褥子,每天晚上把褥子摆到暖气前,猫姐睡那叫一个香啊!每天晚饭后老黄太都要出去遛弯,这时猫姐就会守在室内的门口,静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回来,看到老黄太开门进来了,它就会高兴地在地上打个滚,看到心爱的宝贝如此懂事,主人愈发觉得待人亲。

在黄家猫姐尽管很享福,可是谁都不敢保证不生病,这不它也染疾在身患上了病。老黄太发现后迅速打车去宠物医院,医生说要做卵巢切除手术,整个医疗费用需要五百多块钱。其实花这钱黄老太一点都不心疼,倒是猫咪手术时(尽管也打了麻药)她在旁边心疼得直落泪,猫姐失去了生育能力不能传宗接代也是黄老太的一大遗憾呀!其实平时猫姐有个小病小灾的黄婆可上心啦,你想想她自己出门都不舍得打车,可是给猫看医生却从不吝啬车费,时间长了以后宠物医院的医生都深有感触,这猫来到你们家真是修来的好福气呀。

都说岁月不饶人,当然了也不饶猫,猫姐一天天也在变老,走路已是步履蹒跚,食量也是越来越少。老黄太一次次抱着大白猫去医院,人家医生说就是猫的岁数大了各种脏器都已老化所致。果不其然,猫姐在一个傍晚终于“撒手猫寰”,老黄太当时就大哭了起来,她抱着猫咪不停地抚摸,滚烫的泪水不断地洒落在猫姐身上。二十余载的陪伴让她依依不舍,她要厚葬心爱的宝贝,于是让老伴做了个灵柩,在猫姐入殓时还不忘将猫粮撒在里面。第二天她让儿子开车过来,将猫姐送到了远在郊区的老母亲墓地,她一边掩埋一边念叨,老娘啊,让猫姐过来陪伴你老人家吧!

猫姐能幸福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并找到理想的归宿,这一切都是缘于它遇上了个好主人。

城市笔记

岳母的烦恼

高邮姚正安

家庭相册

在外人看来,岳母是幸福的。生了三个女儿,两个女儿出嫁,一个女儿纳赘。三个家庭说不上大富大贵,日子倒也和谐安稳。第三代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岳母自己八十多岁,能吃不胖,而且种养了不少蔬菜和鸡鸭鹅,给亲戚,给朋友,给邻居,享受劳动和分享的快乐。

用老家人的话说:快活得没处抓痒了。可是,岳母有烦恼,而且,这烦恼像狗皮膏药一样,粘在身上,挥之不去。

留在家里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,应该是岳母的孙子。老太太很高兴。孙子大学毕业后,没费力气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,而且薪水不菲。老太太更高兴,逢人便夸孙子有出息。工作没几年,孙子便与同在上海工作的大学同学结婚了,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,一个村上,家家请吃酒,户户送喜糖。也难怪老太太乐翻天,孙子结婚,就意味着将有第四代诞生,她就有曾孙了。

烦恼也因此产生了。结婚一年后,没有动静,老太太便问女儿,那个小的(孙媳妇),怎么还没怀上啊?

女儿解释,儿子忙着学历提升,儿媳妇准备跳槽,还没有忙到生孩子。老太太问,跳槽是做什戏啊(什戏:什么)?女儿又解释,跳槽就是

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,找一个更好的工作。老太太似乎懂了,噢了一声,没再说什么。

到了第二年,还没有动静。等到小两口回来过春节的时候,老太太憋不住了,一把将孙子拉到一边问:晨晨,你婆娘怎么二年还没有怀上呢?孙子好像早有准备,不慌不忙地说:奶奶,现在正闹疫情,我们哪敢生啊,您放心,等疫情过了,我们一定给您生一个白白胖胖的曾孙子。老太太听了,脸上的皱纹条条舒展,两只眼睛像两朵小花。临了还叮嘱了一句,疫情过了就生啊,趁我身体好好的时候,让我看看。孙子爽快地回答,好嘞,放心,奶奶。

疫情一闹又是二年,他们都没有回来过年,老太太三天两头地让女儿打电话给孙子,让他们保重身体,吃好睡好。疫情终于如阴云一般散去了,老太太开开心心啊,就像自己大病痊愈了一样,说,这下好了,孙媳妇可以怀孩子了。

老太太根本想不到,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又是一年过去,还是没有动静。老太太着急啊,对女儿发脾气:说疫情不能生孩子,疫情早已过去了,怎么还不生呢,养只老母鸡还能生蛋,怎么一个好好的女人,就不生孩子。女儿哭笑不得,对于他

们为什么不生孩子,她也说不清楚,毕竟不是自己的事。老太太发狠,等他们回来,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?老太太是个倔脾气,她说问就一定回。

去年腊月二十八小两口一到家,小姨子就超前将儿子叫到一边,告诉他奶奶可能要发火。儿子说,妈妈,我们也想生孩子,可是,我们刚买了房,每月缴着房贷,哪有多余的钱生孩子呢,等我们有了一定的结余,我们肯定是要生孩子的,否则,我们老了,也很孤单啊?

小姨说,我理解你们,可是,你奶奶能理解吗?

妈妈,你就跟奶奶说,我们正在做着生孩子的准备。

小姨主动对老太太说,妈,我问过两个孩子了,他们正在做着生孩子的准备。老太太莫名其妙地说,生小孩子要做什么准备啊?

妈妈,这你就不懂了,现在不像你我那个时候,生孩子前是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的。

老太太似懂非懂地咕哝着,结婚都几年了,再不生,要被说闲话。

小姨说,您放心,我会常常催着他们。

老太太高兴了,像看到新的希望。

出城几里

泰州王天生

四时有景

从一座城,往外走,出城愈远草木愈深。三里不同村,五里不同景,七八里草木植物长势不一。

出城二三里,草木深一寸。深一寸的草木,可以藏鸟,戴胜、灰喜鹊、白头翁在草木间散步,初春的梅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桃花开了,深深浅浅,浅浅深深。

清代诗人高树,痴迷于城外的草木芬芳,在鹅坊的墙壁上题诗,“出城二三里,林木喜苍蔚。地无市廛声,茗有山泉味。”坐在寂静乡间深处,一壶茶喝出清泉的甘甜味。

出城五六里,草色添一分。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春天一来,溪头荠菜花的绿意就藏不住了,那把把张开的小绿伞,嫩得能掐出水来。

婆婆纳,宽了一分。不起眼的荒地上,婆婆纳的蓝色小花,星星点点地点缀在绿地上,凑近看,这些小花有细长的花柄,花冠淡蓝色,四片花瓣上带着放射状深蓝色条纹。

麦地青芒,趁人不注重,长了一分。在这个季节,麦地青芒,深了一寸,像古戏里老生的胡须,只是老生的胡须是花白的,麦子的胡须是青的。在雨水的浇灌下,胡须旺盛。

小茴香,深了一分。翠绿,看上去去养眼,在田垄地边,茅厕角落,一场春雨,追一阵暖,一丛丛小茴香长得

精神抖擞,绿葳葳的,细碎乱丛状的茴香叶上,晶莹玉珠,星星点点。蔓延,是一种姿势。植物生长深处,看不见的星火燎原。掐几根鲜嫩的小茴香,指尖上会染上浓郁的香气。

出城七八里的地方有油菜花,油菜花蕊蓬松开来。油菜花在城里看不到,只有走到阡陌纵横的城外,才能看到它花开磅礴的神韵。

朋友张老大住在乡下,他在春天最满足的事情,就是在傍晚盛一碗粥,坐在门槛上捧碗看花。春天的乡野很寂静,也很喧闹,捧一只碗,欲吃未吃,眼睛却被面前的景物勾引了,暂且停下来,愣一会儿神。

出城十里,有桃花,枝干扶疏,柔朵丰腴。一株两株绿野碧桃树,组合成林,或粉或红的花开得颇有阵势。所以,城外荒野的小酒馆,让人低吟浅酌,也有风雨亭可供歇脚,水田漠漠,鹭鸟翔集,耕牛、村舍、古桥……

出城十里,有杏花。杏花村这样的村落,往往都在离城不远的地方。杜牧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所在——几间荒烟野草茅舍酒肆。古时杏花村,“酒炉茅舍,坐落于红杏丛中,竹篱柴扉,迎湖而启,乌桕梢头,酒旗高挑,猎猎生风,令人未饮先醉。”

出城十里,还有白兰花。有一回,我在城外十几里的村庄,在一个

扳鱼人的河沿房舍前,意外地看到一株白兰花。一直以为白兰花长在安静的深宅大院里——我见到那株白兰花时,它栽在大花盆里,有一人多高,正开着洁白花朵,散发清雅幽香。

我所在的小城,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古银杏林,树龄在一二百年的古树连片成林,村庄掩映其间,房舍、林木,错落有致,几场雨过后,银杏树枝爆出新芽,风吹过,叶子渐渐稠厚。

出城十五里,灞桥柳色青。西安城外的灞桥,在古代,是亲人或好友东去,相送离别的处所,有人还折柳相赠。晚唐宰相郑綮被人问起是否有新作时,他回答:写不出来,“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。”

出城二十里,野村菜萸红。年轻时,我常去扬州寻师访友,经过茱萸湾。旧籍记载,“汉吴王刘濞开此通海陵”,流水汤汤的古邗沟,以此为起点,一只只运盐船首尾相接,驶往远处。湾北有茱萸村,安静的乡野村落遍植茱萸树。茱萸是落叶小乔木,开小黄花,果实椭圆形,红色,味酸,可入药。我在山区县城的菜场见过,红艳夺目,惹人怜爱。想那扬州城外茱萸湾,每年到茱萸结果时,红果子缀在绿树上,鸟雀争啄,光影婆娑。

一个人,淹没在城外春天的草木深处。